

中外科幻故事丛书

39

生存危机

本书编委会编



中外科幻故事丛书

江苏工业学院图书馆
藏书章

民主与建设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生存危机/《中外科幻故事丛书》编委会编. —北京:民主与建设出版社

(中外科幻故事丛书)

学校图书馆装备用书

ISBN 7—80112—029—9

I. 生…

II. 中…

III. 科学幻想—故事—作品集—世界

IV. 114

民主与建设出版社出版发行

(地址:北京市东厂胡同1号 邮编:100006)

保定市西城胶印厂印刷

开本: 787×1092 1/32 印张: 3.5

2003年4月第3版 2003年4月第1次印刷

字数: 70千字 印数: 0001—3000

(每套50本) 总定价: 380.00元

主 编： 刘文武 蒋卫杰
副主编： 葛 兰
编 委： 左 骏 肖艾林 刘叶青
梁 叠 叶文殊 乔晓艳
邵建涛 丁德华 陈凌智

学会委员《许丛事始以持代中》

好湖海新数己主月

前言

19世纪以来，随着科学技术水平的飞速发展，人类历史上首次实现了以机械化大生产代替手工劳动的工业革命。人类的生活舞台和生存空间得以大大拓展。文学家们纷纷开始对科学未来和美好明天浮想联翩。

英国诗人雪莱第一个以其诗人的梦幻创造了《弗兰肯斯坦》而开科幻小说创作之先河。接着法国作家凡尔纳和英国作家威尔斯将这种新的文学形式赋予了丰富的内涵。前者以其现实主义手法，在现实科学的基础上展开合乎逻辑的想象；后者则以其浪漫主义手法表现了对人类社会自身发展的种种忧虑。

伴随科学技术突飞猛进的发展，许多领域取得了重大突破。进入20世纪后期，大量科幻小说所描述的“梦幻”已变成了千真万确的事实：“可上九天揽月，可下五洋捉鳖”已非天方夜谭；“空中楼阁”并非海市蜃楼；即使“对牛弹琴”也非知音难觅。

但是，人类生存环境和生存空间在不断拓展的同时，也遭到了前所未有的污染和破坏，人类生存危机四伏——人类在创造文明和享受文明的同时，也受到了日益严重的文明威胁。科幻小说更多地表现了这种忧患意识。在70年代前后，科幻小说的创作出现了“百花齐放”，欣欣向荣的“黄金时代”。到80年代达到鼎盛——涌现了像克拉克、阿西莫夫等

一大批文采飞扬的极负盛名的科幻作家。作品写作技巧高超娴熟，表现手法灵活多样，创作内容丰富多彩——使这种新的文学形式达到了近乎完美无缺的境界！

当科学水平发展到相当高度，很难有新的重大突破。进入 90 年代以后，科幻文学的创作也相对平淡下来。但仍不乏得力之作。如美国克赖顿的《侏罗纪公园》就曾轰动一时。科幻小说仍以其惊人的预见性、非凡的启示性和丰富的文学性而具有众多的读者和强大的生命力！

它将极大地启迪青少年儿童的思维智慧，培养其对科学的浓厚兴趣。为此，我们选编了这套《科幻丛书》。以中小学生读者为主，兼顾不同的欣赏层次。作品涵盖了中外各国不同时期、不同流派、不同作者的不同风格的代表作——几乎都是名家名篇。选取在科幻领域具有重大影响的 13 位代表人物的近 25 篇代表作品，改编独立成 15 册。对于其他名家名篇，因篇幅所限，只能改编成小故事与中短篇小说一起按主题分类成 35 册。全套共 50 册。由于时间仓促，许多作者（译者）没能取得联系，恳请见谅；因水平有限，缺点错误在所难免，敬请读者批评指正。

编者人，虽非类人——为四时变化主类人，不如时类人。1995 年 7 月丁晓燕编即文韵重严益目丁晓燕出，协同韵即文受享时即文叠韵出，气韵升平 05 出。用意想时转玄丁晓燕出冬更韵小出转。铜金黄”韵荣向灿灿，“戴表群百”丁晓出韵韵韵小出转。管夫莫西阿，京站京谢丁晓燕——蕴鼎隆出升平 08 隆。”升

目 录

水	(苏) 加·乌索娃 (1)
暴风雪的奇遇	金涛 (8)
千年雨	(英) 朱丽娅/陈纳 (19)
威胁生命的石头	戴·坎普顿/汤俊澄 (33)
远方的朋友	(美) 理·威尔逊/陈文娟 (51)
大战棕魔	(捷) 弗·马雷尔/白锡嘉 (69)

水

安东在森林里走着。虽然没有同伴，但他一点也不害怕。这是一片真正的大森林，同他不久前跟同学一起在化工总厂俱乐部的电影里看到那片森林一样。他的双脚踏在一层厚厚绿色苔藓上，软绵绵的。圆圆的塔头上结着鲜红的野果，惹人喜爱。真好看，能不能尝尝？这要是外祖父，他懂得什么东西能吃，但是他不在这儿。现在安东就是一个人。大概，这里还有蘑菇，果然，地上闪出一淡紫色的蘑菇头儿来。蘑菇，安东还是在**大百科全书**的插图上看见的呢，但这些一个跟画上的不样。可能有毒吧？周围的小鸟在歌唱，在啼叫。头顶上空的树枝簌簌作响，吓了安东一跳，抬头一看，一只红褐色的松鼠，拖着大尾巴，正望着他。忽然安东觉得背后沉甸甸的。他赶快回手一摸，原来是一只猎枪！好像刚才还没有呢。看起来，一切都不是真的。真正的森林是外祖父对安东讲的。这个森林不过是他梦见的。作梦想要什么就有什么，连枪都能变出来。放枪他大概也不害怕，如果是在梦中的话，把松鼠从树上打下来吧。干么要打下来呢！随它怎么着吧。于是安东的手离开猎枪，朝松鼠有礼貌地招招手。使他惊奇的是，松鼠竟然高高兴兴地冲他摇了摇了蓬松的大尾巴，友好

地眨了眨褐色的圆眼睛。其实何必大惊小怪呢？不是做梦吗？

越来越热了，阳光灼人。他不由得想喝水。附近应该有泉水，一个“克留奇”里面的水清凉，香甜，带有一股太阳和松树的气味。安东不久前知道，“克留奇”不仅是开门、给汽车引火的钥匙，或者装卸自行轮子的螺丝扳子。“克留奇”还是使人精神振奋的溪流，只要俯下身去，水就会流进红肿干透的嘴里，使它湿润，像给干涩的轴承上油似的。可是这个溪流在哪儿啊？树从那似乎有淙淙的声音。到底从什么地方发出来呢？安东连忙跑过去，一看什么也没有，只有一条宽宽的壕沟，里边流的是化工总厂排出来的废水，浅绿色的，气味呛人……

“喝水！”

“喝吧，孩子。”

是妈妈的声音。妈妈怎么到这儿来了？噢，对了，在森林中走，那是他做梦。实际上他是躺在塑料折叠床上生病。妈妈把小塑料杯端到他发烧的嘴唇边。安东闻到的是梦中壕沟里发出来的那股强烈呛人的气味。他惊恐地往塑料杯里看了看，里边是混浊发绿的液体……

我的好孩子，喝吧，这是水！你为什么往外啐？瞧弄了我一身……”

“喝水！”

“大夫，他是什么病？”

医生慢腾腾地把双臂伸到大衣袖子里。他的面部表情是严肃的。他不愿意使她害怕，可是……

“这是我们诊所的第四个病例。眼下我们还不大清楚。得这种病的人都是在化工总厂第一批建设者的孙子。你的安东，也像他们一样，是此地出生，而且12年没离开过吧？”

“怎么没离开过！他每年夏天都随幼儿园到别墅去，上学之后就到少先队野营去……”

“是化工总厂的？那是人为的环境。真正的森林他一次也没去过吧？你看！第三代……”

医生不忍再让这个伤心的女人受刺激。她没告诉她，昨天有一个最小的患这种病的孩子，由于严重脱水而死去，静脉注射和皮下注射都不管事。凡人工输入的液体，他的机体都根本不能接收……这是另一个街区的事，大概她不认识那个孩子。

“他应该尽量多喝水。”

“他老要水喝，可是等我把水拿来，他一喝就往外吐。”

“要想办法灌他。还有。你们用的家具都是塑料的吗？”

“贮藏室里扔着一个木制的旧沙发床。”

“是用天然木料做的？太好了，一定要把安东搬到木制的沙发床上去。把他身上的尼龙衬衫脱下来。随便给他换下什么都行，哪怕用破布片裹起来，只要是天然纤维的，最主要的是让他多喝水。”

三

“喝水！”

安东·扎哈罗维奇把消过毒的纱布小心翼翼地浸在水杯里，然后用它轻轻地抹外孙子的干裂的嘴唇。

“喝吧！”

孩子猛一下把外祖父推开，急忙用旧印花布衬衫的长袖子去擦嘴唇。

“你怎么啦？小安东？傻孩子……你到底要什么呀？你得喝水呀，我的小傻瓜！”

“喝水！”

外祖父瞧着安东烧得发烫的身体，心里很难过，孩子在宽大的木沙发榻上显得那么小。沙发榻是好不容易才从贮藏室拖出来的……这个小傻瓜偏偏这个时候生病，现在正是最紧张的日子，刚刚建起一幢新厂房，这几天就要完成计划了……安东·扎哈罗维奇外祖父是化工总厂的总工程师，今天应该到现场去，可是女儿薇拉的车间也忙得不可开交，无论如何离不开。于是外祖父决定自己留下陪着生病的外孙子坐一会儿，而让女儿去上班。如果明天安东还不见好的话，就得请秘书安娜·彼得罗夫娜来陪安东了。

想起“克留奇”来了。得病以前，他们爷俩会在一起换过自行内胎，寻找了很久螺丝扳子。他现在说的是这个“克留奇”？

“喝水……那边，树底下……下淙淙地流……喝水！”

“啊，原来是问泉水！等会儿，等会儿……泉水。啊，怪不得孩子不肯喝呢。泉水……要赶紧……”

外祖父想起他年轻的到此地参加建设的情景来。那时周围的辽阔森林沙沙作响！当然本想尽量保住森林，可是也得建化工厂啊，他得到这所住宅并把薇拉和瓦连金娜从塔约日内接来时，薇拉还是个小姑娘。起初瓦连金娜高兴极了，赞叹这里的一切，因为他们的塔约日内就像住在乡下一样，虽然那里也有电灯，可是房子是木板搭的，吃水要到井里去打。

“喝水！”
“唉呀，我的天哪！我怎么没立刻听懂呢？”
外祖父想起自己小的时候，在塔约日内光着脚，同别的孩子玩累了时，也常感到口渴。于是就跑回自己家的门廊，因为那里放着一个橡木桶，里边的水又香甜，又清凉……

“喝水！”

“马上，马上就来，小安东！我老糊涂了！怎么就没立刻想到呢？不然，孩子可能早就好了！”

“安东·扎哈罗维奇匆匆忙忙地准备起来，他穿上开汽车穿的旧裤子。钥匙在衣袋里。这里离塔约日内大约三百多公里。只盼薇拉快点回来，如果开足马力的话，天黑前就能赶回来。”

他预先把汽车开出来等候着，十分焦急地望着马路。谢天谢地，薇拉来了。真行，没有多耽搁时间！于是他打开车门，打着了火。

“爸爸！出什么事了？”

“没什么，薇拉。他睡着了，快去看看吧。我等你来着。”

“巴维尔·伊里奇让我告诉你，今天没有你也对付过去了。你明天也可以不去。以后就是节假日了。爸爸！”

“薇拉，我不是去工厂，我去塔约日内。”

“没时间了。等我回来你就明白了。我开快车去。”

“汽车哐的一声开走了，一转弯就不见了。”

四

薇拉·安东诺夫娜一动不动守在儿子床前。孩子的前额上浸浸的，脸上和下巴上出了许多白斑。他已经不睁眼睛了，

母亲忧心如焚地摸摸湿润前额，摸摸苍白的面颊和脖子。烧已经退了。许是有好转吧？不，不像，呼吸还很困难，几乎感到窒息，在大床上翻来复去地呻吟。外祖父开着车不知上哪儿去啦。薇拉想起父亲激动闪烁的目光和他砰的一声关上车门的神情，开始不安起来。他为什么忽然跑到塔约日内去呢？已经20多年没去了。那里不有亲人吗？

偏巧谢尔盖不在家。他原来想叫薇拉跟他一起到地质勘探队去，可是她怎么能丢下工作，又抛下儿子呢？自从外祖母死后，他几乎成了无人照顾的流浪儿了。

“勘探队也能给你找到工作”，谢尔盖劝她说，“不一定非干本行不可。”

“我们家几代都是搞化学的。”她反驳说。

“搞化学……你和你父亲的化学搞得太多了。周围的森林、河流全都给污染了。”

“我们这里是全国最大的联合企业之一。你是不是想把它砸了？然后到山洞里去住？”

“我不想砸它，你很清楚，我是为你们这种企业寻找原料的，可是也不能把整个大自然全给毁了啊！唉，等安东长大了，让他跟我到勘探队去！”

如今安东缠绵病榻，严重脱水，一天比一天消瘦。脸像小老头一样干瘪。等谢尔盖勘探回来，怎么跟他说呀？

房门吱呀一响。薇拉霍地跳起来，跑向门廊。安东·扎哈罗维奇扑通一声严严盖着木盖的一只橡木桶放在地板上。还是有一些洒出来，在刚刚打光的镶木地板上流。

“天哪！爸爸，你怎么搞的？这是镶木地板哪！”

“让你的镶木地板腐烂去吧！得给孩子水喝。还有其他生

病的孩子。我车里还有哪。” 统统无济于事，我只能埋怨自己不安东·扎哈罗维奇舀了一木勺水，蹑手蹑脚地走进了外孙的屋子。

“喝水！”

“喝吧，安东，敞开喝吧！”

孩子贪婪地闻了闻充满新鲜木头香气的水，忽然轻松地抬起了头，从木勺里喝了几口水，然后睁开眼睛，冲外祖父微笑了。他向后一仰，疲倦地倒在枕头上，又闭上眼睛，开始平静均匀地呼吸了。被疾病折磨的小脸上出现了一片安详的红晕。

是由于恐惧还是因为不小心摔倒在雪堆上才喘不过气来，那也是在于这样一个漆黑的风雪夜里……

去重衣高障舞香湖有帝窗承一开船，幼静牙抛游意班听声窗好像早生点西野柔景古候真体好花香美张好雨王翻怕尖曾颈多服冠冠從德韓美而黑穿，管丁不知团公什缺不代，由盛情建请个振托然突基刺辛底。廿一紫紫白，苏雪韵因大响然樊冬料使率美宜使墨录色可收最因中景要番警天撰改勇力。我大踏步地踩着嘎嘎作响的积雪，像听见冲锋的号令般，勤勤不事在藉再意藉强音，黄陌良都大支闹悉熊雅氏勇第，圆率那个夜愈季俊到新越玄们好，鼓鼓不真。容燕陌因景昏紫尸最直而他却重振霍焦的菊蓬只公一瓣牌特，雪风暴怕底，曾好。和主事里帝育安虽内文眼望个，王雪大派公，妍妍星公雨内里空离庭舒拜，率下明立厥处，客旅科全联联斗辛

“公民们，列车为确保全体旅客安全到达S. 站，请求下车

暴风雪的奇遇

尖厉刺耳的怪声把我从朦胧中惊醒，我急忙翻身而起，脑袋突然重重挨了一下——我这才想起，我是在火车车厢软卧的上铺……

是紧急刹车的声音把我惊醒了，其实不光是我，所有的旅客都被这突如其来的钢铁磨擦声惊醒了。车厢剧烈地晃动了几个，很快停了下来。

“怎么回事？”我高声问道，但同时也有好几个人异口同声地询问。

我急忙跳下铺位，撩开一角窗帘，贴着玻璃向外望去。腕上的夜光表告诉我，此刻已是深夜两点二十七分。窗外不知什么时候下了雪，漆黑的天幕纷纷扬扬地飞旋着大团大团的雪花，白茫茫一片。列车像是突然开进了海滨的盐田，使人无从看清这是什么地方，也无法知道火车为什么突然停了。

很快，那熟悉的女广播员的声音把消息告诉了每个满腹疑团的旅客。真不走运，我们这趟特快列车遇到了一场罕见的暴风雪，铁轨被一公尺多深的积雪掩埋了，而且据气象台预报，这场大雪在一个星期之内是没有希望停住的。接着，列车长通知全体旅客，必须立即下车，转移到离这里约两公里的一个小镇……

抱怨，牢骚，怨天尤人，统统无济于事。我只能埋怨自己不该乘这趟列车，如果坐飞机的话……可是，说这些管什么用。我穿上大衣，拎起一只不轻的旅行箱，默默地夹在人流中向暴风雪的旷野走去。

我简直难以形容眼睛的混乱局面。想想看，在这般天寒地冻的深夜，近两千名旅客突然从温暖的车厢里驱逐到风雪的荒原上，那情景就像一群羊在暴风雪中挣扎似的，霎时间，呼儿唤女、哭爹叫娘的声音不绝入耳，黑鸦鸦的头在眼前攒动。老天爷这是仿佛故意刁难人，刮起一阵猛似一阵的狂风，大块的雪团和细小的砂粒被风卷起扑打着人们的脸，使人喘不过气来。呼啸的风声，杂沓的脚步声，孩子的哭声和不知是由于恐惧还是因为不小心摔倒在雪地上发出的呜咽声，混杂一起，使人不由地想起战火纷飞中逃难的人们，我记得，那也是在这样一个漆黑的风雪夜里……

我正在这样漫无边际的遐想，忽然，不知是谁——听声音好像是列车长，用手指式半导体扩音器威严而又亲切地发出命令：“公民们……全体乘客们，我们遇到了暴风雪啦，……请自原者站到前边来……”

钢铁般的声音，在暴风雪面前显示出它那无坚不摧的威力。我大踏步地踩着嘎嘎作响的积雪，像听见冲锋的号令似地越过走在前面的旅客。很快，一支半圆形的黑压压的队伍围住了那个小个子的列车长，黑暗中看不清每个人的脸孔，但是可以肯定，他们都听候他的召唤。

旷野上的骚动顿时停息下来，只有列长嘹亮的声音传播得很远，很远。

“公民们，列车为确保全体旅客安全到达S镇，我们决定

组织一支包括老、中、青、妇女的自愿救护队。我们要立即行动起来，一部分在前面负责开路，因为我们马上要通过一个山口，这里风大雪深，随时可能发生危险。其他的人把旅客们组织起来，编成小组，保证每个旅客的人身安全，决不能让一个人掉队……”

列车长后来还说了些什么，我没有听见，因我们和另外两个年纪比较大的旅客接受了一个新的任务，那是一个年轻的女列车员把我们三人带到一旁，悄悄布置的。

“你们三位和我一道，分头找每个旅客了解一下，谁睡觉打呼噜，就在他的车票上打一个记号。”女列车员诡秘地说。

“姑娘，马上就行动吗？”站在我身旁的一个表情严肃、有点学者模样的老头轻声问。

女列车员点点头，同时塞给我们每人一支红蓝铅笔，那神态就像发给一支冲锋枪似的。

“这是什么意思？”我问，我实在不能理解这项任务的意图所在。

女列车员瞟了我一眼，正待开口，这时不知是谁叫了她一声。“干吧……”她用命令式的口吻吩咐道，转身跑开了。

我手里攥着那半截铅笔，“这算是哪一门子任务……”我嘴里咕哝着。

“行啦，服从命令吧……”站在我对面一直没有吭声的、身穿呢大衣的老兵冲我笑笑，拍了拍我的肩膀。

黑鸦鸦的队伍开始向S镇缓缓蠕动了。

我们三人立刻分了工，我负责队伍的前面，他们两人负责中间和拖在最后面的尾部。谈妥之后，我就一溜小跑朝队伍前面追赶过去了。